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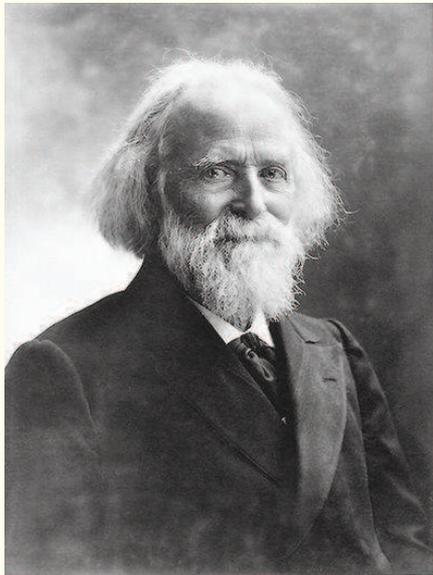
## 3 靠近阿姆河

法浩特为我们所指的、也即侯杨方教授课题组所定位的那个峡谷，是很久以来研究者都认可的铁门所在。那个峡谷的名字是 Dara -i Buzgala -khana，意思是“鹿之屋”，当地人还把这个鹿附会在成吉思汗驻营时遇见能说话的独角兽那个故事里。如今乌兹别克斯坦旅行社组织的旅游，铁门关是常规线路，位置就在这个小小的峡谷。

近代西方地理学者有关铁门关的最重要记录，出自19世纪后期法国人 Élisée Reclus (1830—1905) 的巨著《世界地理》(La Nouvelle Géographie universelle) 的第6卷“俄属亚洲”，这一卷第3章有“希萨尔：铁门”一节，对铁门关有如下描述(据英译本翻译)：“卡什卡河南部支流中的一支源自高山地区，这个地方从前以拥有一处‘世界奇迹’而闻名。这是一道峡谷，宽40—65英尺，长约2英里，从巴尔赫到撒马尔罕的主干道就经过这里，这条大路沿狮河至青城，再越过撒马尔罕山脉。当玄奘经过这里时，峡谷由可开关的大门控制着，用门闩加固，饰以铁铃铛。8个世纪后，西班牙派往帖木儿的使者克拉维约(Claviyo)经过铁门时，人工设施都已消失。现在此处名为 Buzgala-khana，或‘山羊之屋’。不过离得最近的镇子保持了 Derbent 之名，与里海西岸那个‘门’一样。”

Reclus 此书更有意思的是配有一幅非常漂亮的木刻插图，描绘铁门关的险峻形势：峡谷底部骑着马上的五人，面对着耸入云霄的山崖，背景是一条狭窄的通道，暗黑迷蒙中，看起来若有若无。人马的渺小反衬着山崖的巨大和宏伟，当然是夸张的、非写实的，但多种文献描述铁门关的文字所激发的想象，却以这幅画表达得最为饱满，最为接近。

伊朗学家费耐生(Richard N. Fyre)为《伊斯兰百科全书》所写 Dar-i Ahanin 辞条，公认为“铁门”的权威解释。他说，Dar-i Ahanin 是波斯语的“铁门”，也写作 Derbend-i Ahanin，阿拉伯语则写为 Bab



近代西方地理学者有关铁门关的最重要记录，出自19世纪后期法国人 Élisée Reclus (1830—1905) 的巨著《世界地理》(La Nouvelle Géographie universelle) 的第6卷“俄属亚洲”。



右侧山顶有黑汗时代的城堡遗迹，可能是喀拉汗时代的建筑

al-Hadid。《巴布尔回忆录》也提到希萨尔山间的这个铁门，先说它的蒙古语名字 Qahlagadin，紧接着解释道，此处也就是 Derbend-i Ahanin。现在铁门关旁边唯一的山间绿洲所滋育的镇子名叫 Derbent，和里海西岸那座城市同名，当然是古老传统的延续。

不过我还是存有一点疑惑。我怀疑，古代铁门并不在法浩特所指的、侯杨方所测定的那个位置，而在 Derbent 绿洲的北端。也就是说，我怀疑古代商道是穿过这个小绿洲(此处无疑是过山前的最佳修整地)，爬上绿洲北边的陡峭山坡，进入一道深险峻峭的大峡谷，从那里沿卡什卡河的一条支流向下游走。用“谷歌地球”看这里的山崖地势，似乎更符合古人对铁门的描述。据说考古工作者在 Derbent 镇发现了古城堡和大型城墙的遗迹，说明这里曾长期驻军，一定与铁门关系密切。当然，以后若有机会，我一定会到 Derbent 镇北的峡谷去看看。

应该提到的还有《克拉维约东使记》里对铁门关的记录。1404年8月22日，克拉维约一行离开铁尔梅兹，往撒马尔罕进发，25日(周一)抵达铁门关。他对这个地方的描写非常有价值。此书汉译本是据土耳其文译本转译的，有些地方与原文(西班牙文)及英译本不尽相合。兹据英译本转译如次：“那天(周日)他们出发，夜宿靠近河岸的平原

上。周一，他们在一座高山下用餐，那里有一所漂亮的房舍，用精美的砖建造，室内纹饰甚多，色彩缤纷。此山高峻，一道峡谷贯通其间，宛若人工开辟，两侧山崖极高，谷底路面平缓。关口正中有一村子，村后高山矗立。此关名曰铁门，整个山脉再无其他关卡，因而这是守卫撒马尔罕的要地，正对着印度方向。帖木儿伯克从铁门获利甚巨，因来自印度的商人必经此关。……铁门诸山童秃无树。他们说以前建有大门，包以铁皮，正当关前，故未得许可者绝无可能通过。”

7世纪后期和8世纪前期阿拉伯征服中亚时期，铁门关一带也是萨珊波斯残余力量活动的主要地区。唐朝史料大致记录了萨珊波斯的末代君王伊嗣俟三世(Yazdgerd III)之子卑路斯及卑路斯之子泥涅师，在唐朝支持下继续反抗阿拉伯人的史实。在东突厥汗国势力达于极盛、远征至中亚腹地时，屈底波率领的阿拉伯大军卷土重来，再次围攻撒马尔罕。那时卑路斯或泥涅师正挣扎在吐火罗斯坦，吐火罗斯坦大致就是巴克特里亚在阿姆河以北的这一部分。据9世纪阿拉伯史家拜拉祖里(Al-Baladhuri)的《征服史》(Kitab Futuh al-Buldan)，撒马尔罕的粟特王与波斯残军联盟对抗屈底波，而那时的波斯残军就在铁门关一带。拜拉祖里此书的英译本《伊斯兰国起源》

(The Origins of the Islamic State)说：“屈底波包围了撒马尔罕人，攻战连连。粟特王写信给驻营于 Tarbend 的波斯王，后者率为数不少的军队前来。穆斯林迎敌距战，战事甚为激烈，最终屈底波突然发起猛攻，击退敌军。”Tarbend 即 Derbent，也即铁门关旁边的 Derbent 绿洲。波斯军驻营于此，就是要利用山区地形打游击。不过，以我们所见的希萨尔山区自然条件，波斯残余势力在如此艰苦的环境下竟能生存20多年，实在不可思议。

从铁门关向南，沿狮河谷下行，在离开山区，即将进入开阔平坦的冲积平原之时，还有一处峡谷，位于 Dagana 村东南，也有人称之为铁门或帖木儿门。这是北来商旅进入苏尔汗河大绿洲之前的最后一个关卡，是南来商旅前往撒马尔罕的第一个关卡，在安全和税收两个方面都相当重要。峡谷东侧的陡峭岩石山坡顶部，有一座小型的古代城堡，可能是喀拉汗时代的建筑，帖木儿时代和昔班尼汗时代一直沿用。当然，这是我们到了铁尔梅兹四天以后才知道的。那天法浩特带我们去希萨尔山间看青铜时代的聚落及墓葬遗址，重走这个峡谷，返回时在路边餐厅吃饭，一杯沁人心脾的冰啤酒之后，他指着对面崖顶说，这个关卡在古代可能相当重要。

壁画，他说，那座建筑内壁画有很好的壁画。你想上去看看吗？

很显然，他的意思是他可以陪我们去。不太远，虽然不大好走，来回也就一两个小时。也许一整上午的暴晒耗光了我的专业精神，也许早晨在铁尔梅兹跑步预支了全天的能量，刺目阳光下发白的岩石和盘旋山道令人望而生畏。不知道为什么，无法解释为什么，我竟然摇了摇头。直到当天晚上写笔记时，我才意识到自己犯了一个巨大的错误。而且，我也意识到，可能我再也没有机会仔细观察这样一座独一无二的古代建筑。

这些是几天以后的事，当然。那天夜里，第一次走过由那座小城堡居高临下所控制的峡谷时，遗憾还没有那么多，盘旋在脑子里的只有铁门关。更何况，车外只有无尽的黑暗，我们的大巴是漂浮在黑暗海洋里的一叶扁舟。可是月亮已经升起来，高高地悬在半空，成为唯一可以注视、可以亲近、可以拥有的目标。想象着，从月亮的视角往下看，希萨尔山，铁门关，苏尔汗河绿洲，铁尔梅兹，远方的帕米尔，兴都库什，巴尔赫，甚至巴米扬，都在同样迷迷蒙蒙的暗影里。只有一个例外：海洋般巨大的黑暗中，一条银色的缎带飘扬而起，轻拂大地，映照着月光。那就是阿姆河。

我们正靠近阿姆河。前方，铁尔梅兹等待着我们，在月光下的阿姆河的臂弯里。

(作者为北京大学历史学系教授)